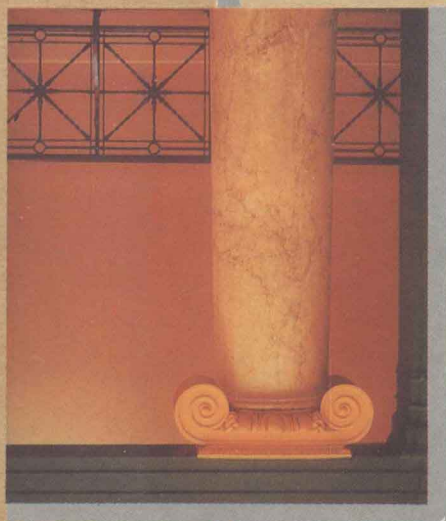


# 門



夏目漱石 著 黃臨芳 導讀

---

久大文化

日本文學

027

# 門

夏目漱石著

日本文學 027

# 門

作 者／夏目漱石

譯 者／石榴紅文字工作坊

執行編輯／朱增

發行人／張英華

印 行／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

( 02 ) 7763988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

總經銷／久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1

( 02 ) 7763141

訂書專線／(02)7115545

傳真機／7720432

排 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初 版／1990 年 3 月

定 價／140 元

ISBN 957-41-0043-X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導  
讀

黃  
臨  
芳

## 《門》外平淡無奇、《門》裡暗流潛藏

### ——讀漱石的〈門〉——

原本對人生抱有遠大憧憬的翩翩少年——野中宗助，在「橫刀奪愛」搶了友人安井的妻子阿米之後，他彩虹般美麗的未來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兩人爲了逃避世俗規範而遠離人羣，除了必要的接觸外，有如「化外之民」，相依爲命地過著灰暗的日子，但始終仍無法擺脫心靈上的不安……。

〈門〉，沒有華麗的詞藻，也沒有強烈的故事性。漱石以極其圓熟的筆觸，描寫宗助與阿米這對平凡夫妻的平凡歲月。但是我們不可否認，這對同命鴛鴦彼此之間對愛的執著卻是不平凡的！

從明治43年（一九一〇）3月1日起，至6月12日於〈朝日新聞〉連載的《門》，是漱石明治末期三部作品——《三四郎》（註）、《サレカク》（註）、〈門〉中的最後一部力

作。雖然這三部小說都是獨立的個體，不過，從主角——三四郎、代助、宗助的性格及其經歷的感情問題等觀點來看，它們似乎也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與關連。看過了〔門〕以後，您不妨再看看前述其它兩部作品，試著找出它們之間的「親密關係」。

如果您仔細一點，或許會發覺到宗助和小六這對兄弟，曾在漱石的另一部成名作〔坊っちゃん〕中出現過。不同的是：〔坊っちゃん〕的主角是「弟弟」，在父親過世後，哥哥變賣家產另謀發展，主角只得靠哥哥留下的一些微金錢過日；而〔門〕的主角是「哥哥」，一個無力供養弟弟上大學，收入微薄的職員。因此，宗助「每當看見弟弟，就感到過去的自己重新復甦……每到這種時候，宗助就想，這可能是上天有意的安排，爲了喚醒他內心對於往昔的苦痛記憶……」。宗助和阿米直覺做出了違背世俗規範的虧心事，所以即使是面對與宗助有骨肉之親的小六，仍然覺得無所適從，因爲小六在〔門〕所扮演的是宗助未犯罪前的「純潔象徵」。

在這部作品中，漱石所表現出的功力，在於整部小說雖然平淡無奇，可是卻能引起讀者的好奇，隨著情節緩緩進行，逐漸了解宗助和阿米這對幾乎已合爲一體的夫妻究竟犯了何等「滔天大罪」，非離羣索居不可？

宗助搶了安井之妻，就道義上來說，的確犯了罪，但安井卻也從未明白地告訴宗

助，阿米是他的妻，所以宗助和阿米不是真犯錯，我想，這就得看是從哪個角度去衡量這個問題了！而話又說回來，他們兩人並不像一般犯下「通姦罪」者，只為求取肉體上一時快樂，因為我們可從下面這段描述中獲得證明：

「六年來，他們同人世沒有散漫的交往，但卻用六年的歲月，彼此挖掘了對方的心靈。他們的生命寄託在兩人靈魂的默契之上。……但在他們彼此看來，兩個人已經成了道義上不可分離的有機體……」

而且漱石在整部小說中也未安排任何人來譴責他們的這段情，所以我們可以得知漱石本身並不排斥這樣的感情發展。宗助和阿米實際擔負的是他們給予自己的心靈枷鎖，一個擺脫不掉的沈重包袱，以至阿米對於算命師告訴她「妳做過對不起人的事，罪有應得，所以絕不會養育孩子」的這句話深信不疑。

另外，在第四章中提及的屏風，就整篇小說的架構而言，與宗助和阿米的灰暗心情相對，是「光明」的表徵。因為屏風是屬於宗助未「犯罪」前的世界，宗助在面對屏風時，往往會不由自主地憶起父親在世時的情景：「每逢年關，父親就把這架屏風從昏暗的倉庫裡搬出來……用來接收親友的賀卡」。而在他犯下了不可磨滅的錯誤之後，屏風在宗助的生活中，自然就落入了代表「光明」的坂井家中。

雖然經過第三者之手，但我們從宗助與坂井來往的過程中，我們可以得知：宗助在這位樂天派的房東西前，常會忘懷過去種種，甚至以爲「自己的一生要是得到順利的發展，不也變成了這樣的人物嗎？」。很顯然地，這就是一明一暗的強烈對比，所以象徵光明的展風，最後歸坂井所有，可說是理所當然的。

文中最末，阿米透過格子門，仰望光輝燦爛的太陽道：「太好啦！終於盼到春天了！」，此時宗助卻回答他：「嗯，不過冬天很快就會到來的啊！」這是意味著：兩人曾犯下的過錯，或許會一時暫忘，但它終究是生命中永遠無法一筆抹去的污點！

（註）

・〈三四郎〉 長篇小說。明治41年9月1日～12月29日連載於〈朝日新聞〉；小川三四郎搭車上京唸大學之際，在途中呼吸了「新鮮空氣」，也體驗了與里見美禰的愛情。漱石透過三四郎之眼，描繪了明治末年，多情善感的青年羣像。

・〈十九から〉 長篇小說。明治42年6月27日～10月14日連載於〈朝日新聞〉；與平岡三千代相會，相戀的人長井代助，因與父兄意見多衝突而自我放逐於社會之中，成了「高等遊民」。



# 1 目次

---

目次
----

---

夏目漱石年譜	門	導讀
237	1	—

## 1

宗助從剛才起就把座墊拿到走廊邊緣來，舒舒服服地坐在太陽底下。不一會，他扔下手裡的雜誌，一下子躺倒了。這是個好天氣，秋日的太陽和煦的照射著。行人來來往往，寂靜的大街上可以聽見響亮的木屐聲。他枕著胳膊，順著屋簷向上望。晴朗的天空，一碧如洗。那空間和自己躺著的狹窄廊緣相比，顯得浩渺無垠。在這個難得的星期天裡，即使像這樣悠閑地仰望一下高空，心情也不大一樣。他蹙起眉尖，看了看那明晃晃的太陽，感到有些目眩，於是又骨碌地打了幾個滾兒，把臉轉向格子門。妻在格子門裡做針線活兒。

「喂，今兒是個好天氣哪。」他開了口。

「嗯。」妻子只應了一聲。宗助也不想再說什麼，就此沈默了。

「不去散散步嗎？」過一會兒，妻子說話了。宗助也只是含含糊糊地「嗯」了一下，權做回答。

過兩三分鐘，妻把臉貼在門的玻璃上，看了看躺在廊緣上的丈夫。她看到丈夫屈著兩膝捲成一團，像只大蝦米，不知在想什麼。宗助兩手緊緊抱著頭，烏黑的腦袋露在外面，臉卻夾在兩隻膀子中間，一點也看不見。

「你睡在那個地方，要傷風的呀。」妻提醒他。

妻子的話時而像東京口音，帶有現代女學生共同具有的語調。

「沒睡著，不要緊的。」宗助眨巴眨巴夾在兩胳膊中間的大眼睛，輕聲回答。

此後又恢復了平靜。外面走過的腳輪人力車的鈴聲響過兩三次之後，遠處便傳來了報時的雞啼。陽光透過那件嶄新的綿織襯衫，照在他的脊背上。他一邊貪婪地享受著大自然所賦予的融融暖意，一邊若無其事地聽著外面的動靜。忽然，他想起了什麼，隔著格子門招呼妻子。

「阿米，『近來』的『近』字怎麼寫的？」

妻既沒顯出特別驚奇的樣子，也沒有像一般的年輕女子那樣發出吃吃的笑聲。

「不就是『近江』的『近』字嗎？」

「『近江』的『近』字我也不會寫。」

妻把關得嚴嚴實實的格子門拉開一半，向門外伸出一把長尺，用尺子尖在廊緣上

寫給丈夫看。

「就是這樣的。」寫完，尺子依然停在原地，她仰頭望著澄澈的天空出神。

「果然這麼寫。」宗助也不瞧妻子一眼。看來他不像是開玩笑，所以沒有發笑。

「天氣真好啊！」妻子再也不記掛什麼「近」不「近」的了，她自言自語地說著，就那樣敞著門又開始做起針線活兒來。

「字這種東西真是夠怪的。」宗助稍稍抬起被胳膊夾住的頭，看看妻子的臉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問爲什麼？不管多麼容易的字，有時一下子就想不起來，你說怪不怪？前些日子，我被『今天』的『今』傷透了腦筋。我把它寫在紙上，端詳了老半天，總覺得不對勁，越瞧越不像『今』字。你可有這種事兒？」

「沒的事。」

「只有我才有嗎？」宗助用手拍了拍腦袋。

「你好像有些反常。」

「也許就是神經衰弱造成的吧？」

「可不是嘛。」妻子望著丈夫的臉說。

這時，宗助站起身來，飛也似地跨過針線箱和線頭兒，打開茶室的隔扇。這裡就是客廳，南面一帶被大門阻塞起來。宗助從太陽底下闖進來，對面的格子門映在眼裡，有些寒森森的。拉開格子門，緊貼屋簷的是傾斜的山崖，從廊緣腳下高高聳起。早晨，這裡不太容易見到太陽的影子。山崖上長著春草，整個坡面沒有鋪一塊石板，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突然坍塌下來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聽說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這種危險。所以房主聽之任之，一直沒有過問。有一位「萬事通」老頭子，在這條街住了二十多年，他曾經在廚房門口特地講起這件事。據說從前這裡是一片竹林，後來開山時毀掉了。但竹根仍然埋在山坡裡，把泥土凝結得很緊，才不至於塌落下來。當時宗助反問過他，要是竹根還留在土裡，爲什麼沒有長出新的竹林呢？老頭子回答說竹林一旦遭到砍伐，就不太容易長起來了。可是山崖卻不要緊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都不會崩塌的……。老頭似乎在爲自己辯護，說到這裡，他頗有自信的回去了。

入秋以後，山崖上沒有什麼別緻的景色。青草漸漸失去了清香，亂蓬蓬的纏繞在一起。紅蓼花和常春藤之類風流一時的植物，再也看不見了。代之而來的是過去殘留下來的斑竹，中間兩棵，上面三棵，挺然而立。竹皮有些發黃，陽光映在枝幹上。從屋內探出頭來看到這番情景，會感到土坡上正凝聚著和暖的秋意。平時，宗助一大早

出門，下午四點以後才回家，很少有機會在陽光普照的時刻，眺望一下山崖上的風景。他從昏黑的廁所裡出來，趁著用水勺洗手的當兒，猛然抬頭望望屋簷外面，這才記起有關竹子的事情。生長在竹梢上稀零零的葉子，看上去像是和尚頭。竹葉經秋天的陽光一曬，沈寂地垂掛下來，許多竹葉靜靜地貼在一起，紋風不動。

宗助關上格子門，回到客廳，坐在桌子前面。說它是客廳，是因為也在這裡待客。實際上叫起居室或者書齋更妥當一些。北邊是壁龕，裡面裝著一幅奇異的立軸，前頭擺著一個粗劣的紅褐色花盆。拉窗上面沒有懸掛匾額什麼的，只露出兩光閃閃的黃銅掛鉤。另外，室內還有一個鑲著玻璃的書櫥，然而裡頭並沒有放什麼像樣的、比較豪華的東西。

宗助拉開帶有金屬鼻子的抽屜，胡亂地翻了一通，什麼也沒有找到，又「啞啞」一聲關上了。接著，他打開硯台蓋子，開始寫信。寫好之後封起來，又想了想。

「喂，佐伯家住在中六道街門牌多少號來著？」他衝著隔扇問妻子。

「不是二十五號嗎？」妻回答。宗助剛寫好地址，她又說道：「寫信有什麼用，要親自跑一趟好好講講才行呀。」

「好吧，先發一封信試試，實在不行我再去。」宗助打定了主意。他看妻沒有再

說什麼，又盯問了一句「哎，你說這樣成嗎？」

妻子看來不好不同意，也不再開口。宗助拿起信，立即出了客廳來到門口。妻子一聽到丈夫的腳步聲，就站了起來，從茶室的廊子上也走到了門口。

「出去散散步就來。」

「你去吧。」妻子微笑著。

過了半個鐘頭光景，格子門「嘩啦」打開了。阿米停下手裡的針線，從廊子上走到門口張望。回來的不是宗助，而是頭戴高中制服帽的弟弟小六。他披著一件黑呢子長的斗篷，裡面的大褂只露出五、六吋長的衣襟。他一邊解開鈕扣一邊說：

「好熱。」

「你也太過分啦，這種天氣穿這麼多衣服。」

「我想，天黑了會冷的。」小六辯解著。他跟著嫂子來到茶室，看到正在縫製的衣服。

「手工還是這麼細。」他說著，盤腿坐在長火盆前。

嫂嫂把針線推到屋角裡，走到小六面前，把茶壺解下來，又添了幾塊木炭。

「茶我已經喝夠啦。」小六說。

「你討厭？」阿米操著女學生的口氣，「那好，吃點心吧。」她說著笑了。

「有嗎？」小六問。

「不，沒有。」阿米老老實實的回答。她好像又想起了什麼，「請等一等，說不定還有呢。」她站起來，順勢推開旁邊的木炭筐子，打開壁櫥。小六衝著她的背影，仔細的端詳那被裡面的腰帶高高頂起的部分。老大一會兒了，不知她在找些什麼。

「好啦，我不吃點心啦，還是告訴我哥哥到什麼地方去了吧。」小六說。

「哥哥剛剛出去。」阿米沒有回頭，她仍然在壁櫥裡面尋找東西。不一會兒，她「啞啞」關上櫥門。

「糟啦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叫哥哥吃光啦。」她說罷又回到長火盆旁邊來。

「晚上我在這兒吃飯。」

「嗯，我準備。」

看看掛鐘，已經快四點了。阿米計算著時間，四點，五點，六點。小六默默地望著嫂嫂的臉。實際上，他對嫂嫂的招待並不感興趣。

「嫂子，哥哥到佐伯家去了嗎？」他問。

「前一陣子老說要去的，可是哥哥他早出晚歸，一回來就直喊累，連個澡都懶得



去洗。我也不太好難爲他呀。」

「哥哥肯定是太忙了。不過，我那件事辦不成總感到心神不定，學習也安不下心來。」小六說著拿起黃銅火筷子，在火盆的炭灰裡一個勁兒地寫著什麼。阿米盯著晃動的火筷子尖兒瞧。

「他剛才發了信啦。」她安慰小六。

「都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我沒有看，不過肯定是爲了那件事兒。等哥哥回來你問問看，保準沒錯兒。」

「要是發了信，看來只能是爲了那件事了。」

「嗯，是真的，哥哥剛才才是拿著信出去發的。」

嫂嫂一味解釋著，安慰小六。可是他並不想聽下去。他想，哥哥要是有閒空兒散步，用不著寫信，親自跑一趟豈不更好？他有些心煩意亂，隨即來到客廳，從書櫥裡取出一本紅皮西洋書，一頁一頁地翻看著。